

以色列大選及其政治前途

石樂三

依照國會選舉法規定，以色列每隔四年舉行全國大選，而任何參加競選政黨必須獲得超過國會（Knesset）一百二十席的半數，始能授權組織政府。

在一九七七年以色列國會選舉中，比金所領導的自由黨集團（Likud block），曾擊敗執政二十九年^①的勞工黨聯盟（Labor Mapam alignment）而組成了聯合政府；一九八一年又連續贏得了國會選舉勝利，比金蟬聯第二任聯合政府總理；但由於比金突於一九八三年九月十五日正式向國會提出辭職，並獲總統赫佐格（Chaim Herzog）批准。所遺總理職務，經由自由黨大會推選外長謝米爾（Yitzhak Shamir）繼任。

謝米爾於同年十月十日就任以色列第七任總理，他保證將遵循比金所持之黎巴嫩路線，及其既定之佔領政策，因之謝米爾新聯合內閣所採行之政策，當時被稱為「無比金之比金主義」（Beginism without Begin）。

一九八四年三月二十二日，以色列國會通過一項提早舉行全國大選的議案，這項不信任議案，是由在野的勞工黨聯盟領袖裴瑞斯（Shimon Peres）所提出，其理由為，以色列介入不智的黎巴嫩戰爭，以及國內急劇上升的通貨膨脹。

七月二十三日，以色列提前舉行全國大選，在野的勞工黨聯盟獲勝，這是該聯盟自一九七七年以來首次獲致領先地位；然而

註① 一九四八～五四年，勞工黨領袖班古里昂（Ben-Gurion）出任首屆聯合政府總理；一九五四～五五年，勞工黨領袖謝瑞特（Sharett）繼任第二屆聯合政府總理；一九五五～六四年，班古里昂再度出任第三屆聯合政府總理；一九六四～六九年，勞工黨領袖艾希科（Eshkol）出任第四屆全國團結政府總理；一九六九～七四年，勞工黨領袖梅爾夫人（Mrs. Meir）出任第五屆全國團結政府總理；一九七四～七七年，勞工黨領袖拉賓（Rabin）出任聯合政府總理。

，勞工黨聯盟僅獲四十四席，距離國會所需的半數議席相差甚遠，故仍須與其他政黨合作始可組成新聯合政府。

八月五日，也就是以色列大選後十三天，勞工黨聯盟領袖斐瑞斯，奉赫佐格總統之命，試組全國「團結」政府，其中包括現任總理謝米爾所領導的自由黨集團，或其他各小政黨。斐瑞斯在過去兩次大選中均遭失敗，這次受命出組新閣，在其政治生涯中，或許是最後的僅有機會，也就是說只許成功不許失敗。

倘若斐瑞斯組閣成功，出任以色列新總理，究竟他能否解除日益嚴重的經濟危機？是否能擺脫陷於泥淖中的黎巴嫩戰爭？又是否能改變比金的佔領政策，並願接受國際調停而解決中東問題？這些都是本文所要探討的主要問題。

二

此次以色列全國大選的結果，是極為分散而無決定性的。因為執政的自由黨集團僅獲四十一議席，在野的勞工黨聯盟也不過四十四席，兩大黨所獲的議席，均較所需的國會一百二十席半數相差很遠。在另一方面，以色列其他各小黨數目，已由原來的十個增加到十五個，其在國會中的議席，也由原來的二十五席增加到三十五席。足以顯示以色列兩大黨的勢力有逐漸退步的趨勢。為便於瞭解以色列選舉情況的真相，爰就一九八一年與一九八四年國會選舉的結果列表分析如下②：

黨	別	一九八一年議席	一九八四年議席	增減
自由黨集團 (Likud block)		四十八席	四十一席	減七席
勞工黨聯盟 (Labor Alignment)		四十七席	四十四席	減三席
國家宗教黨 (National Religious Party)		六席	二席	減四席
以色列正統派黨 (Agudat Israel)		四席	四席	增零席
民主陣線 (Hadash or Democratic Front)		三席	三席	增零席
大以色列主義黨 (Tehiya or Greater Israelism)		三席	四席	增一席
北非、中東猶太移民黨 (Tami)		二席	一席	減一席
民主運動變革黨 (Shinui)		二席	三席	增一席
特利姆黨 (Talem)		一席	無席	減一席
民權運動黨 (Citizen's Rights Movement)		一席	無席	減一席

註② The Times, London, July 25, 1984.

此外，還有新組成的六個小黨，其中包括兩個宗教黨——沙斯和摩洛哥（Shas and Morasha），分別獲得四席和二席；前國防部長魏茲曼所領導的合羣黨（Yahad or Together）三席；猶太人和阿拉伯人合組的和平進步黨（Progressive List for Peace）二席；前財政部長胡維茲所領導的經濟紀律化黨（Ometz）一席；極右派卡奇黨（Kach）一席，共計十三席。

綜合上述各黨派，其組織至為複雜，大致可分為下列五類^⑨：

（一）宗教陣容 國家宗教黨：傾向正統派路線，主張實用主義（Pragmatism），在過去勞工黨及自由黨聯合政府中均曾扮演重要角色。以色列正統派黨：屬於極端正統派路線，支持比金自由黨保守聯盟內閣，但不要求任何閣員席位。北非及中東猶太移民黨：曾參加比金與謝米爾內閣，力主提前舉行大選，在這次國會選舉中遭受失敗，由原來三席降為一席。沙斯黨（Shas）：來自北非及中東的猶太移民，倡導東方古猶太教的舊約教義運動（Sephardic Torah Movement），傾向於極端的正統派路線。摩洛哥夏黨（Morasha）：由極端的民族主義者猶太教牧師德魯克曼（Rabbi Druckman）所領導，該黨原屬國家宗教黨，也傾向於強硬路線，堅持勞工黨改變任何對約旦河西岸的妥協立場，以交換其參加新內閣的條件。

（二）右派路線 自由黨保守聯盟（Likud）：係由自由黨與國家宗教黨及其他各右派小黨所組成，遵循比金的強硬佔領路線。大以色列主義黨：傾向於領土擴大主義路線，反對以色列與埃及締結和平條約；更由於前參謀長易譚將軍（Gen. Rafael Eitan）的參加，使該黨陣容增強，而在本次國會選舉中，由原來的三席增加到四席。卡奇黨：係由極右派猶太教牧師卡漢尼（Rabbi Mair Kahane）所組成，採取反阿拉伯人的強硬路線，主張驅逐在以色列本土定居的七十二萬阿拉伯人，以及西岸與加薩走廊一百三十萬的巴勒斯坦人，而在本次全國大選中竟獲一席；但由於該黨的主張過於瘋狂，自由黨保守聯盟已公開聲明嚴拒與之合作。

（三）左派路線 勞工黨聯盟：係由勞工集團及猶太社會主義黨（Mapam）所組成，傾向於勞動階級、農村及猶太民族主義與社會主義路線。民主運動變革黨：倡導民主變革運動，以中級階層羣衆為基礎，主張政府採取溫和政策，堅決反對以色列侵襲戰爭。民權運動黨：係由以色列著名的婦女政治家阿羅尼（Shulamit Aloni）所領導，與盛行一時的和平運動（Peace New Movement）相結合，形成一股新興的和平力量，而在本次大選中贏得了三席（較原來增加二席）。

（四）中間集團 合羣黨：係由前國防部長魏茲曼將軍所組成，魏氏曾因反對比金的強硬路線而憤然辭職，該黨主張對巴勒斯坦問題採取溫和政策；但拒絕對領土問題的讓步，終於在這次大選中脫穎而出，贏得了國會三個議席。經濟紀律化黨：係由已故戴陽將軍所領導的特利姆黨（Telem）分裂而重組，該黨揆為前比金政府的財政部長，其組織目的是在冀圖重返其財長職位。

(五)支持阿拉伯集團 民主陣線：係由正統的親莫斯科路線以色列共產黨（包括猶太人及阿拉伯人在內）所控制，主張支持阿拉法特所領導的巴勒斯坦解放組織（PLO）。和平進步黨：此一新政黨係由猶太人和阿拉伯人所共同組成，其主要目的在於爭取以色列境內阿拉伯人的選票，結果在此次國會選舉中獲得了二席。

從以上繁雜的各小黨來看，這個猶太國的政治情勢已陷入分裂之中。導致這種分裂的最主要因素，是由於偏差的選舉制所使然。以色列締造者爲了尋求一個完美的民主制度，曾在選舉法中制定一項「比例代表制」（Proportional Presentation System），藉以保障少數人的權利。基於此種制度，凡在選舉中獲得選票總數百分之一的政黨，即可贏得一個議席。因此，自以色列建國以來，沒有任何政黨能獲真正多數的議席，而未來以色列聯合政府的產生是不可避免的。

三

國際輿論及有關阿拉伯國家的反應，對於以色列國會選舉的結果咸表失望，因爲未來的以色列政府幾乎不可能突破中東和平談判的僵局。

阿拉伯國家政府，在以色列大選之前，多認爲如果溫和派的勞工黨聯盟獲得重大勝利而重掌政權，至少對解決約旦河西岸及加薩走廊的巴勒斯坦問題可能有所進展。詎料選舉的結果顯示，勞工黨聯盟雖稍微居於領先地位，但在國會中仍難與自由黨保守聯盟及右翼宗教黨派的集體勢力相抗衡。正如埃及半官方「金字塔日報」評論稱：「以色列極右派各小黨都是極端的猶太民族主義，而且與阿拉伯人是勢不兩立的。」

在開羅，這次以色列大選的結果，使得埃及感到驚愕。埃及官員所獲的結論是④，開羅政府與以色列自由黨聯合政府謀求更進一步外交進展的機會是遙遠的；同時勞工黨聯盟也未能如埃及所預期的贏得重大勝利，顯然無力組成一個穩定的聯合政府，這將使中斷兩年之久的埃及，以大使級關係更難恢復，而兩國之間的「冷和」狀態仍將持續。

在安曼，約旦官員認爲，以色列的全國大選愈發增強了猶太人極端主義的勢力，同時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官員也認爲，這次以色列大選的結果，將導致更多的阿、以暴力事件。

約旦外交部長馬斯瑞（Taher al-Masri）告訴記者說：「極端主義的小黨派將愈益影響以色列兩大黨——勞工黨與自由黨——所採取的決策。」巴解組織主席阿拉法特的顧問——哈珊（Hani al-Hassan）也指出，由於以色列無決定性的大選，將使

註④ Newsweek, Aug. 6, 1984, p.13.

以色列訴諸武力，殆無疑問^⑤。

在大馬士革，敘利亞政府官方的「復興黨報」(al-Bath) 指出^⑥，以色列的大選結果，不可能改變以色列的擴大戰爭主義。無論自由黨或勞工黨，都被認為是「一個銅幣的兩面」，其所採取的手段雖然不同，但其侵略的目的則一。

華盛頓方面，雷根政府在表面上似乎願意繼續與以色列新政府合作——不論將來由何黨當權；但實際上却不能隱瞞其內心對勞工黨未能在大選中贏得決定性勝利的失望與憂慮。華盛頓希望勞工黨獲勝的原因^⑦，一方面是由於勞工黨當政，將能恢復以、阿之間的和平談判，並與約旦國王胡笙談判約旦河西岸問題；另一方面是由於勞工黨的中東政策與雷根政府的中東政策較為接近。勞工黨領袖裴瑞斯在競選期間，曾保證中止謝米爾的自由黨在西岸加速建立新的猶太屯墾區，並促使以色列軍隊從速自黎巴嫩南部撤退，這項保證正合乎雷根政府現階段的中東政策，有利於美國主動謀求中東和平談判的進行。但選舉的結果，已使雷根政府的希望成爲泡影。

以色列輿論界的評論是^⑧，無論勞工黨或自由黨組成以色列新政府，都將會隨時崩潰的。「耶路撒冷郵報」的社論稱：「一個分裂的國家仍將持續分裂」。特勒維夫的「馬瑞夫日報」(Ma'ariv Daily) 也在社評中指出，最令人失望的是，目前任何兩大政治集團都不能組成一個持久的政府。

「日本時報」(七月廿八日) 在社論中指出，此次以色列無決定性的全國選舉結果，已昇高這個猶太國長期不穩的政治情勢，同時也降低了新中東和平主動的展望。在這次選舉中，裴瑞斯領導的勞工黨揭開了自由黨保守聯盟政府的最重大的弱點：高達百分之四百的年通貨膨脹率，以色列在黎南佔領軍每日支付的一百二十萬美元軍費，以及所付重大傷亡的代價。

該社論又指出，勞工黨在競選中允諾自黎巴嫩撤軍，並在「以和平交換土地」政策下，以色列將與約旦進行和平談判，而且主張「凍結」在約旦河西岸的猶太屯墾區。自由黨則堅持不改變其對西岸的領土政策，亦即對猶太屯墾區問題不作任何讓步。但選舉的結果，無論勞工黨或自由黨，都未能獲得國會中一百廿席的半數議席，這顯示以色列內部已陷於極度的分裂狀態。再則由於兩大政黨的政治主張迥然不同，共組一個全國團結政府的成功希望甚微。縱然勞工黨能與其他各小黨組成聯合政府，亦將因政治上的歧見而難有所作爲。若此，以色列終將被迫於十一月間再行舉行大選，以期勞工黨或自由黨贏得決定性勝利。

註⑤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July 20, 1984.

註⑥ 同註⑤。

註⑦ U.S. News & World Report, Aug. 6, 1984, p. 30.

註⑧ Time, Aug. 6, 1984, p. 24.

該社論在結尾中指出，美國在未來中東和平談判中仍將居於樞紐地位，雷根總統一九八二年九月曾主動提出中東和平計劃，要求給予巴勒斯坦人在約旦河西岸享有自治地位。這項計劃，雖然由於約旦與巴解組織之間的談判失敗而無法實行，但是華盛頓仍寄望於十一月間的美國總統選舉。更重要的是，以色列必須產生一個強有力的政府，才能展開中東和平運動，這仍將等待一段相當長的時期。

四

當前以色列所面臨的最嚴重問題是經濟危機。通貨膨脹率已昇至百分之一百四十，為世界各國所罕見，而外債也高達二百二十六億美元，創下了以色列立國以來空前所未有的紀錄。

造成以色列經濟危機之主要原因，一般論者多歸咎於自由黨聯盟政府。前比金總理爲了再度爭取一九八一年以色列全國大選的勝利，曾特別採取一系列的經濟措施，其中包括增加食物補貼，減低奢侈物品的進口稅率，以及准許大量貴重物品的進口，藉以迎合民衆的心理。於是，以色列人民爭相購買奢侈品，終於導致了國家收支預算大幅度赤字呈現，而唯有依賴舉債彌補赤字，以圖挽回當時最嚴重的經濟危機。

自由黨聯盟獲勝比金蟬聯總理後，仍持續實行其以往之經濟政策，並積極加強其對約旦河西岸的猶太屯墾計劃，實行這項計劃的結果，曾由一九七七年的三千名猶太移民增加到三萬五千人，也就是七年之內在西岸的屯墾人數超過了十倍之多；更計劃於一九八六年將猶太移民人數增加到十二萬人。比金政府復於一九八二年六月下令以色列大軍入侵黎巴嫩，由於軍費負荷繁重，至少每日需要一百萬美元，故使以色列國庫異常支絀，國家經濟瀕臨癱瘓狀態。在此極度艱困情形下，比金政府終於被迫提出總辭。然而，在其看守內閣時期，仍加緊推行其屯墾政策，且在西岸增設七個新猶太屯墾區，作爲今後開拓更多的移民基礎。

一九八三年十月，謝米爾繼任總理後，隨即宣佈將以鎊貶值百分之二十三，並將食物補助費削減百分之五十，致使物價急劇上漲，人民生活計愈形艱困，因之以色列經濟更陷入紊亂之中。在謝米爾執政僅六個月期間，以色列通貨膨脹率已由原來的百分之一百三十昇高到百分之四百；實乃世界各國經濟惡化例中所僅見，因之以色列國會通過對謝米爾政府不信任案，提前舉行大選。在這次以色列大選中，勞工黨領袖裴瑞斯指責自由黨聯合政府給以色列經濟帶來了「今日的災禍」；他更指出自由黨集團自一九七七年秉政以來，至少浪費了五十五億美元的公帑^②，其中包括前財政部長Yoram Aridor所濫用的十億美元補助費；一九

註② 同註①，June 30~July 1, 1984.

八二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所擔負的十億美元的軍費；在約旦河西岸新猶太屯墾區所付出三十五億美元的代價。

爲了解除當前經濟危機，裴瑞斯堅持以色列新政府必須厲行節約政策，並相信勞工黨聯盟能在兩年以內使通貨膨脹率降至百分之八十五，六年以內可能再降至百分之二十五。他也主張將政府預算減少十億美元至十五億美元，藉以緩和巨額外債的壓力，進而逐漸達到國家歲出入的平衡目標^⑩。

五

八月五日，以色列總統赫佐格任命勞工黨領袖裴瑞斯負責籌組新閣，並要求彼與即將卸任的自由黨領袖謝米爾兩人共組一個全國團結政府，以便拯救當前最嚴重的經濟危機。

依照以色列國會選舉法規定，總理指定人限於廿一天之內完成組閣工作，如果不能依限完成，得再要求總統延長廿一天限期。裴瑞斯奉命組閣後，隨即依照此項規定，而與看守內閣總理謝米爾進行多次談判，並組成兩黨聯合談判小組商討細節問題，以期組成兩黨團結政府；但經過若干回合的談判，一直未能突破僵局，似乎正趨向崩潰邊緣。兩黨所爭執的焦點是對內和對外之重大問題。

在對內方面，兩黨合組政府的主要障礙是權力之爭。謝米爾所領導的自由黨高級官員指出，即令赫佐格總統已指定裴瑞斯負責籌組政府，但謝米爾並不肯放棄總理職位的觀念，也不願讓步接受由兩大黨領袖輪流擔任總理職務。相反地，勞工黨的一位高級談判代表拉賓（前勞工黨聯合政府總理）則指控，自由黨是在玩弄時間，藉以破壞在勞工黨領袖裴瑞斯領導下成立全國團結政府的努力。「自由黨正在違背以色列法律」。謝米爾內閣的司法部長倪茲姆也指控，勞工黨聯盟未能說服其左派盟友馬波姆黨（Mapam）接受參與兩黨組成的團結政府，因爲該黨認爲與右派自由黨合組政府是不會維持長久的。以色列評論家指出，唯有「戲劇性的發展」才能挽回談判崩潰的危機。

在對外方面，這兩個敵對政黨的基本歧見仍爲約旦河西岸問題。比金基於聖經的理論，認爲約旦河西岸的撒馬瑞亞和猶迪亞（Samaria and Judea）原屬猶太人的故居，故堅持其佔領西岸及加薩走廊的政策。謝米爾爲遵循比金的強硬路線，曾不斷在西岸設置新猶太屯墾區，而在這次以色列大選前夕，便匆忙的在西岸增設七個營帳，供作猶太移民的臨時住處；同時謝米爾在其看守內閣期間，也未中止其對西岸移民工作的進行。謝米爾更對記者表示^⑪，在以色列國內幾乎無人肯放棄任何阿拉伯領土，這

^⑩ *The Economist*, July 14, 1984, p. 28.

^⑪ *The Economist*, July 9, 1984, pp. 10-11.

並非意味著所有以色列人願意統治所有阿拉伯領土，但以色列政府將遵循大衛營協定進行談判巴勒斯坦自治問題。

勞工黨領袖裴瑞斯對西岸問題，則主張停止在人口稠密的阿拉伯地區設立猶太屯墾區，因為自由黨在過去七年當權時期，曾經耗費了三十五億美元來供作數萬猶太移民之需，勞工黨對此一巨大的代價必須予以剔除。除此以外，裴瑞斯將建議約旦政府重開具有意義的談判——不一定需要基於大衛營協定模式，並願見巴勒斯坦代表參加約旦代表團進行談判，但不同意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參與談判^⑭。

對於黎巴嫩問題，裴瑞斯主張，在三個月到六個月期間，以色列將採取保衛加利利（Galilee）安全的必要措施，使以色列軍隊及早自黎南撤退，藉以減少國防費用；同時以色列也將採取其他有效的措施：在黎南設置一個預期警報系統；在以色列北部建立一支機動性部隊，以監視巴勒斯坦游擊隊的活動，並防止其向以色列境內滲透^⑮。

就一般常識而言，勞工黨與自由黨聯合組成全國團結政府是合理的，而且有助於政治局勢的穩定，因為這兩大政黨足可控制絕大多數的國會議席。但就理論而言，即或兩黨能組成一個團結政府，也恐怕難以持久，因為兩大意識型態陣營之間存有重大的歧見：溫和派的勞工黨認為以色列與阿拉伯達成和平協定；強硬派的自由黨則基於宗教理由，堅持比金的佔領政策，並拒絕在領土方面作任何讓步。

六

目前兩黨所進行的籌組政府談判似已破裂，因為兩黨領袖之間對外交政策及西岸與加薩走廊的屯墾問題，發生了極其重大的衝突^⑯。

在外交方面，勞工黨在談判中公開表示，以色列須與約旦舉行「無條件的」和平談判，但願意放棄基於聯合國安理會二四二及三三八決議案的最初要求，即：承認「以和平換取領土」讓步之原則。反之，自由黨則仍然堅持基於一九七八年大衛營協議原則，而與約旦進行談判有關西岸與加薩走廊之巴勒斯坦自治問題。

在屯墾政策方面，勞工黨主張「凍結」在西岸及加薩走廊設置新猶太屯墾區，但對原來在此地區所設置的屯墾區仍予保留。

註^⑭ *Ibid.*

註^⑮ *Ibid.*

註^⑯ 註釋⑨ - Aug. 17, 1984.

自由黨則堅決反對任何改變其所持的屯墾政策。

倘若此項談判失敗，裴瑞斯爲了保持其在勞工黨的領袖地位，必將要求總統同意延長二十一天期限，以便再與其他各小政黨試組聯合政府。這些小政黨包括：世俗的宗教黨、左派、支持阿拉伯集團及中間集團——特別是魏茲曼所領導的合羣黨（Yahad）。

這次以色列大選的結果，已有十五個小政黨進入新國會，一九八一年大選後僅有十個小黨派。這次選舉唯一篤定的獲勝者是宗教黨派，在新國會中共獲十席，將在新政府中握有更大的權力。

在理論上，勞工黨領袖裴瑞斯似乎可與國家宗教黨及其他各小政黨，特別是魏茲曼所領導的合羣黨合作，共同組成一聯合政府，因爲：以色列宗教黨派中已有少數背棄自由黨，而在今（一九八四）年三月國會票決反對黨提出的不信任案時投下了贊成票，終於結束了謝米爾爲時六個月的聯合政府的統治；魏茲曼在比金內閣擔任國防部部长時，曾極力反對比金在兩岸及加薩走廊的屯墾政策，而憤然引退，並脫離自由黨陣營而自行組成合羣黨。該黨在新國會中獲得了三席，而且成爲以色列兩大政黨爭取的對象，其影響力可以想見。現在魏茲曼將軍與國家宗教黨領袖柏格（曾任自由黨聯合內閣內政部長多年）表示，均願參加勞工黨陣容合組新政府，但只能組成一稍微多數席位的聯合政府。

倘若勞工黨組閣失敗，則以色列總統將任命自由黨領袖謝米爾試組聯合政府；但由於各小黨派的分歧複雜，加以各宗教黨的濃厚宗教意義，謝米爾在此種種束縛下，也很難組成一個有力的新聯合內閣。

西方觀察家認爲，倘若勞工黨或自由黨在一個半月之內，仍然不能組成一個聯合政府，以色列國會則將解散再行舉行全國大選。屆時勞工黨領袖裴瑞斯將被迫退休，而由前國會議長那萬（Yitzhak Navon）出任該黨新領袖，可能在下次大選中擊敗自由黨而贏得國會多數席位。

又據外電最新報導稱^⑤，勞工黨及自由黨聯合談判已獲進展，而對領土問題似有突破僵局之趨勢。在最近一次會談中，勞工黨領袖確認支持自由黨主張依照一九七八年大衛營協定解決西岸及加薩走廊問題，並同意給予巴勒斯坦人「半自治」狀態；而參與會談的勞工黨代表那萬（Navon）也同意西岸的撒瑪利亞與猶地亞（Samaria and Judea）及加薩走廊居民將依照大衛營協定參與決定他們自己的前途，這是勞工黨對原來主張與約旦舉行「無條件」和談的最大讓步。勞工黨更對西岸及加薩走廊猶太屯墾問題妥協，不再堅持「凍結」新猶太屯墾之要求，而留待新團結政府三分之二的多數票決定。關於黎巴嫩問題，將由兩大政黨制定一項以色列自黎南撤軍原則，但對撤軍日期暫不作決定。至於由誰來擔任新政府總理問題，仍在雙方代表磋商之中。

兩黨領袖之間同意依照大衛營協定進行談判巴勒斯坦自治問題，與原來協定大相背馳，自難為阿拉伯人所接受。根據大衛營協定解釋，美國前總統卡特與埃及前總統沙達特均確認係給予巴勒斯坦人「完全自治」權利，包括司法行政各方面的自治權；而唯有以色列前總理比金則承認給予巴勒斯坦人「半自治」地位，亦即巴勒斯坦人只能享有行政權利。正因此緣故而使大衛營的巴勒斯坦自治談判遭到失敗。之後，雷根總統復於一九八二年九月一日提出一項中東和平方案：要求巴勒斯坦人協同約旦在西岸與加薩走廊建立自治政府；「凍結」以色列在西岸新設置之猶太屯墾區；保證以色列之安全；保持完整不可分之耶路撒冷地位，但其最終地位仍由談判決定。此項方案，立即為比金政府所峻拒，因之始終未能實行。如今，勞工黨既與自由黨妥協，而願放棄其原來與約旦「無條件」談判巴勒斯坦問題的主張。這項協議自將遭到雷根總統與胡筭國王的拒絕，是勿容置疑的。

七

總之，無論左傾的勞工黨與右傾的自由黨聯合主政，或其中一大黨與其他各小黨聯合組閣，都很難建立一個基礎穩固的政府，因為以色列的政黨過於繁多，而兩大政黨之間的尖銳對立，將更使以色列政治情勢陷入動盪之中。

為求安定計，以色列兩大政黨似應聯合一致，向國會提出一項法案，修改選舉法中所列的「比例代表權」制，以防止各小黨派的不斷繁衍，而影響兩大政黨的發展。若是，以色列才能真正選出一個獲得多數議席的政黨，進而產生強有力的民主政府。